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紀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　鉽

宋文紀卷十二

明 梅鼎祚 編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晉豫章太守寗之子仕晉度支尚書兼司空入宋歴左光禄大夫

為宋公祭嵩山文

劉裕敬薦中嶽之靈惟嶽作鎮中畿擬天比峻降祉發煇宣和陰陽道達幽微既曰輔順亦疾厥違霜露所均萬人是依不以虛薄志掃不庭仰紓國恥俯拯黎甿望嶺懷仁踐境延情金璧之贈愧懼交盈思樂時雍終憑

威靈舊都既清三秦期廓豈惟人謀亦仰冥略逝將言旋自雍徂洛何以寄懷一卮清酌珪璧云乎深誠攸託

建國學表高祖受命明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上表時學竟不立

臣聞風化興于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粮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

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謫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孝而得辠以斯為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齡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

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于定品教學不明奬厲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偶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㑹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簣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遲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

諫市銅造錢奏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

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
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
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末有民貧而國富
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
薪存毛寔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
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
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
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

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寔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于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較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渭不

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説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賒南史作探

極諫少帝封事泰景平初加特進明年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雖不能納亦不加譴

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宫聲聞於外黷武掖庭之内諠譁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

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秪生逺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揺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夷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于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

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顯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于上而人亂于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惛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為永違聖顔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隕于地無恨九泉

賀元正并陳旱灾表徐羡之等弑少帝及廬陵王義真而立文帝泰元嘉

二年上表遂輕舟遊東陽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太祖不問也

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籍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為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寡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為憂虞不可備序雩禜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

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寃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揔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機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榖以進德宋景籍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晣也循末俗者難為風就正路者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顔拜表悲哽

復請贈盧陵王表時太祖雖當陽親覽羡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諸子禁之

不

奏

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為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常款契闊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絶此老臣兼不能自已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

旱蝗上表　泰元嘉三年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其年秋旱蝗上表

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為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于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禜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

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脁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于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秋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途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為戒不遠為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

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苟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怍反側

旱灾疾疫又上表

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灾實為過差古以為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為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于心道敷

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灾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王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為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

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蔕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惛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録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並宋書

吳季子札賛

延州高遠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壞道暢聖明鑒徹昔代樂察未形羸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

戾止爰詔作銘

張長公賛

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已彌了情雖高邃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

高鳳賛

遐哉玄古邈矣皇羲自兹已降顯默參差智為世駃才為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暖暖若人孰測其為戢曜丘壑探真重崖冲情莫亮汙跡示疵輕俗無際肆志莫

覊

鸞鳥詩序

昔罽賓王結罝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致也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覩形悲鳴哀響冲霄一奮而絕嗟乎兹禽何情之深昔鍾子破琴于伯牙匠石韜斤于郢人盖悲妙賞之不存慨神質于當年耳矧乃一舉而殞其身者哉悲

夫

王敬弘名裕之同高祖諱故稱字晉司州刺史胡之孫仕吳興太守入宋歷侍中特進

薦王弘之郭希林奏弘之晉末為烏程令以病歸高祖命為員外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即徵不起薦弘之及希林徵並不起

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鑒仄微表揚隐介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叅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

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

又陳太祖即位敬弘為左僕射又陳薦弘之元嘉四年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

弘之高行表于初筮苦節彰於暮年內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

上言丁役奏大明中王敬弘上言

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未或盡體有彊弱不皆

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寔亦由此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且為半丁十七為全丁杜氏通典

辭徵太子少傅表元嘉六年敬弘遷尚書令固讓還東及徵詣京師上表不許終以不拜

伏見詔書以臣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悖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

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汚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太之一物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吉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

又詣京師上表

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惛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

然況于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廻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

又辭左光禄大夫開府表十六年又詣京師上表蔑于餘杭

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于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絶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

與子恢之書恢之被名為祕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太祖嘉而許之

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于不競之地

宋書 南齊書王秀之傳云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便是朝隱秀之乃瓚之子按宋書云恢之弟瓚之其說互異南史王裕之傳裕之與子恢之書彼祕書有限云云至其孫秀之傳敬弘與秀之父瓚之書深覈以靜退然不載書語似兩存也 按杜氏通典宋齊祕書郎尤為美職其例十日便還敬弘與恢之書云祕書日有限則似以日數言也

王淮之

字元曾琅邪臨沂人晉尚書令彪之曾孫仕晉尚書中兵郎宋臺建除御史中丞歷領吏部尚書

喪禮奏淮之明禮傳贍文辭永初二年為黄門郎奏從之

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之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唯南史作淮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廙曽孫歷吳興太守

駮贖罪啓

詔之晉恭帝時遷黄門侍郎領著作宋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西省職解復掌朱書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詔之啓諫詔可

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問而輕重實殊至于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寔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

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宋書

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

伏尋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為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吉會稽雖塗盈千里未足為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

豈宜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為其制

潘綜吳逵察孝廉符

綜逵並吳興烏程人綜與父驃共避賊父老不能走賊因斫驃綜抱父被斫頭面四創悶絕良久並得免廉補遂昌長還家遠經飢饉傭葬父母及功親十三棺期年成七墓禮辟不就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前被符及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

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

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敭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逵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晉末仕劉毅後軍參軍入宋歷中書令揚州刺史

固讓侍中表景仁高祖時還太子中庶子少帝即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詔為改除

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

還日月頻積失在饕餮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猴脣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易以誡懼所以俯仰周偟無地寧處若恵澤廣流蘭艾同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寔不敏敢忘循命臣忤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天聽丹情悾款仰希照察

少帝詔報

景仁退挹之懷有不可改除黄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

推恩蘇氏議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從之

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于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南史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亮族兄義熙初起家建威參軍入宋歷光禄大夫告老

從黄初妻趙議隆元嘉初轉司徒左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黄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從趙二千里外隆議從之

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為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讐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

明法咎繇立法之本旨也何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流名百代以為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朞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沉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

永絕事理固然也

諸王樂舞人數議 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于東府正會依舊給佾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佾十四種其舞佾三十六人太常傅隆議令詳正事不施行

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為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

八士二八其義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揔章舞伎即古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于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國典事大宜令詳正

表

禮論表

隆博學多通獨精三禮元嘉十四年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時轉太常上

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墻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于禮也其樂之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

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名故老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韋高堂生頗識舊議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别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撝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于四海家

法參駁于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悪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采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寔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

何叔度廬江灊人晋末仕尚書入宋歷金紫光禄大夫吴興太守

王睦告子王延祖議義熙五年武康縣民王延祖為刼父睦以告官新制

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

設法止姦本于情理非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為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為惡南史作造惡

何尚之字彥德叔度子歷尚書令領太子詹事

諫文帝行幸表尚之元嘉二十三年為尚書右僕射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

諫優詔納之

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北出還多冒夜羣情傾側寔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誡安不忘危若値汲黯辛毘必將犯顔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慰四海之望

大錢當兩議元嘉二十四年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四銖盜鑄翦鑿尚之議謂不宜太祖用中領軍沈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

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寔救弊之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弊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耶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民泣于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

以一之使富不淫儉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
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
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或大小多品
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
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
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致消盡
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
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

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從南史作順久長作長世貲貨作之資

沈演之一錢當兩議

龜貝行于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鑠錢久廢兼喪亂累仍縻散漂減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為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

暨金錏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消毀滋繁刑禁雖重姦弊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蹙皆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為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于茲矣

密陳庚炳之得失奏 炳之還吏部尚書頗通貨賄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

泰能彈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出炳之宅諮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于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

夫為國為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為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

有誠于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端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勛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惡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于此炳之身上之釁既自藉藉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寔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

問之日宜布嬿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惷既有所啓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為明主南史作曰明主令事作令史何不掩作何足掩不勝作不稱大惡作大罪　南史作庾仲文用其字）

又陳（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嬿太祖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

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共向炳之説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之非惟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于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為之辭雖是令史出

乃逺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
一事錯誤免侍中宫王詢時賢小失桓脩春蒐之謬皆
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者耶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例
不于任使無損蕉可得以為肅戒孔萬祀居左丞之局
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
言耳又曰不癡不聾難作阿家翁敢作此言亦為異
也

更陳太祖猶優游使尚之
更陳尚之備言其愆

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為人好率懐行事有諸紛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闗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寔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

臣言説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
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
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别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
小誅求張幼績幼績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
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
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虚買劵劉道錫驟有所輸
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
蔗若新發于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于道諸見人有物

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
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
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黄門太
尉不政荅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
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
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
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
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

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

又答太祖欲出炳之為丹陽又以問尚之尚之答

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公犯顔之直至于侍坐仰酬每不能盡眆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滞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為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為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悪心奉國之人于此而息貪狠恣意者歳月滋甚非但虧

黜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柄之常歷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冗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叡王令主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耶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

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
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疊如山榮任不損炳
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勛異績
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籍籍受貨數
百萬更得髙官厚禄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
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横狼籍復如此不
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遠鎮今亦何足分外出恐
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已

之愚至耳今蒙恩禁者不少臣何為獨懇懇於斯寔是

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

又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

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緒

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新林

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万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

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

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

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酃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忍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為之歎息伯龍南史作伯龍

竺超民陸展兄弟從誅奏世祖初尚之領尚書令南郡王義宣及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由此得免

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笠超民為賊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曽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去質復灼然便同之巨逆于事為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懐不敢自默

初學記門類載尚之奏云王有九旗析羽為門謂之旌門猶以車為門謂之轅門

分置郢州所居議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巴

陵尚之議居夏口上從其議

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梁攻寔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為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為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湘中乃更戍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梁攻南史作雍梁

與顏延之書

江左中丞雖亦一時英髦然膏粱名士猶不樂延之為御史中丞尚之與書

絳騶清路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耶杜氏通典

與中書令王球書

球字倩玉瑯琊臨沂人歷尚書僕射

顏延之為永嘉太守得罪屏居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後起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之素與狎書與球

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輝南史

何偃

字仲弘司空尚之中子歷吏部尚書

北伐議

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時行義陽國事上議

内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筭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尅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内釁侮亡取亂誠為沛然然淮泗數州寔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奸虞互起竊謂當今之獘易陳方

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

臨軒儀議孝建二年十一月有司奏侍中祭酒何偃議求詳議曹郎中徐爰參議宜自今臨軒乘輿法服壽華蓋登殿宜依廟齊以夾御侍中常侍夾扶上殿及應為王公興又夾扶畢還本位如省所上以為永准詔可

常滿樽銘藝文類聚

貞明麗象昃食中望唯茲奇器神絕莫尚斟酌賦受不踰其量晃鷺之詩豈伊異況北堂書鈔偃與謝尚書云尚珍玉名釧因物寄情

字恐誤

王徽瑯邪臨沂人歷廷尉為交州刺史

與何偃書尺牘作王微與偃書誤

偃叔父悠之為義興太守侍中嘗與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

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宋書

王微字景玄瑯琊臨沂人追贈秘書監

與江湛書

微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筮陰陽術數歷轉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父憂去官微素無宦情屢除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告絕

棲遲環堵
呰草沒階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蓽門閭里咸以為祥恠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駮笑不過如燕石兖鷰耶未知君何以自解于良史耶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于天表必欲探援潛寳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

下賞劇孟于博徒拔卜式于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戍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無鱗雜襍者必不乏于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為刧勤通家疾病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躡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癈尪尪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迨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

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為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髙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耶君欲髙斆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搥提禮學本不叅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掐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

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為人賜舉
末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
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于齊駢
籍鬼說于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漭瀁之極終
不能舉其契為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咍于萬里汝顏
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
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令有此書非敢叨擬
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

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絶慶弔然生平之意自于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誒耳

與從弟僧綽書 尺牘作王微與弟綽又列梁人並誤

微既為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詞采微文古甚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

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為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為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耶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胄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紛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修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于大布糲粟

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冀復稍道長以大散為和美弟為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寔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為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戕耶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淡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

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耶爾者眞可謂眞
素寡矣其數且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
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
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寔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
表裡此内儻疑弟豫有力于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
死終誤感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
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凰何為干飾廉隅秩
秩見于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閭門皆蒙時私此既未

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為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為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為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于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劔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

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辨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為伍于勛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牋記雕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廛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衣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闕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何與江書粗布胸心無人可寫比面乃

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

袁淑字陽源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于袁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卭詞連牘斯盖好名之士欲以身為珪璋皦皦然使塵垢之累不能加也

報何偃書　偃字仲弘尚之子歷吏部尚書

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偃亦豫其議偃慮為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

卿昔稱吾于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

風流未有一介熟悉于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
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
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
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
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喫不能劇讀遂絕
意于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
有數秩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
人耶尚獨愧笑揚子之褒贍猶恥辭賦為君子若吾篆

刺非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于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温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于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

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繢盖
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
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
密應對舉止因卷慚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
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礫有
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沈淪無已區區之情
惕于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褰苶常人不得
作常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

天庶類無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耶好畫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停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

告弟僧謙靈書僧謙有才譽為太子舍人卒後四旬而微終

僧謙遇疾微躬自處治而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以書告靈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沈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輙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煢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

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顔髣髴觸事歴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兹有何罪戾見此天酷沒于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為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冲和淹通

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

麗以自許又兄為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

萬世不復一見柰何惟十紙手迹封坼儼然至于思戀

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絶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

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

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

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

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

必何益冥然之痛為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窓有何慰愜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悁望令云何得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為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訴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惟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隋和之寶未及光

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令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栝杓自釀酒寧有彷像不寃痛寃痛竝宋書

茯苓贊

皓苓下居披芬上薈中狀雞鳧具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禹餘粮贊

疏波瀝浸徒謂範常沇靈秘用神哉無方阡疇不惠稼

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粮

桃飴贊

阿鹿續氣胡膠屬紵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玉酡

貌定仙人知暍日胡不蔭年

黄連贊

黄連苦味左右相因斷凉滌暑闡命輕身縉雲昔御飛

躍上旻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叙畫　微善屬文能書畫王智深宋紀王微别傳微作叙畫一篇其畧曰

辱顔光禄書以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
篆隸者自以書巧為髙欲其並辯藻繪覈其攸同夫言
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
辯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
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
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
以為嵩髙趣以為方丈以叐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
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横變

縱化故動生馬前矩後方出馬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緑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

宋文紀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紀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　鉽

宋文紀卷十三

明　梅鼎祚　編

徐豁

字萬同東莞姑幕人晉太子左衛率邈子卒于始興

陳三事表

元嘉初為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表陳

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户内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過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産子不養户

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

郡領銀民三百餘戸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絶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飢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于銀謂宜准銀課米即事為便

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

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姧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

徐道娱

議讀秋令服幘表文帝元嘉六年六月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娱上表太學博士荀萬秋議宜仍舊有司復奏無讀土令之文

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不應著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

王者四時之服正見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黄文極于此無白冠則某履某舄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于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綵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

太學博士荀萬秋議

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

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
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
從章服也自兹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
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

有司奏

謹案道娛啓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
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於左魏臺雜
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于服黃之時獨

闕不讀令不解其故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黄于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為分也是以服黄無令

上太廟烝嘗儀注議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賀道期荀萬秋等並議舊儀為是惟博士陳珉同道娛議參詳邃等尚皆依擬經禮令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
太祝送神於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
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
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
車駕至止並弗迎送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
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于無廟庶感降來
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于門此
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

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

博士江邃議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

博士賀道期議

博士荀萬秋議

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于臣入廟中則全于君君在門外則疑于君入廟則全于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

殷祠烝祀議 元嘉六年九月上不報

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

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禮也盖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時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傳曰著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於武宫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曲

沃齊十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别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于禮為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説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告下

徐閏

議祠祀薦牲奏元嘉十年十二月太祝令徐閏刺勒太學詳據博士徐道娛太常丞司馬操等議參議從閏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

署典宗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鷄並用雄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賔起見雄鷄自斷其尾曰雞憚犧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

博士徐道娛議

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

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

太常丞司馬操議

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學議春祠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雞

重更勒太學議荅

徐道娱又議

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盖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牡不改在雞偏異相

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

孔黙之魯國人歷廣州刺史　王歆之

舉良吏奏元嘉初黙之王歆之等為大使廵行四方上言乃進號賜絹穀

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奸盜止息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守約安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寛濟遺詠在民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

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於後

陸徽字休猷吳人終益州刺史

薦士表徽元嘉中為廣州刺史有清名上表薦朱萬嗣

臣聞陵霄衰頹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于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禄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

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晩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寔足以澄革汚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擢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縁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埀聽覽

陸徵

舉龔穎表

穎遂寧人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譙縱僭亂殺璩穎獨殯送以禮不就縱徵乃收付獄事平郡加辟引元嘉中年刺史陸徵上表

臣聞運躔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廹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

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頳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于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寔邊氓遠土所為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礪有懷必聞故率愚懿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憔臬

鄧文子

薦翟法賜表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四世不仕至法賜遠避徵辟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奏乃止

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棲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歷南豫州刺史北伐兵敗免官復起為護軍

與友人蕭斌書王慧龍過江入魏仕滎陽太守彥之與檀道濟頻頓淮潁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斌書

魯軌扶風郿人父宗之本晋雍州刺史奔魏軌仕魏寧南將軍司馬楚之本晋宗室

宋武帝起誅司馬戚屬楚之亡于汝潁之間聚衆萬餘降魏封琅邪王

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惟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魏書

垣護之字彦宗畧陽垣道人歷豫州刺史淮南太守

諫到彦之書

護之為殿中將軍隨彦之北伐彦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彦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

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敵人畏威望風

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宣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粮者猶張膽争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宋書

勸王玄謨書

護之遣鍾離太守隨玄謨入河為先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三十里及敵救至

馳書勸玄謨急攻不從敗退

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亦衆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宋書 通鑑況今事迫于曩日

垣襲祖護之子

與弟榮祖書榮祖護之弟子字華先孝建中為後軍參軍入齊歴兖州刺史

襲祖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

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南史 南齊書作與弟書

王玄謨字彦德太原祁人歷左光禄大夫開府領護軍南豫州刺史

請分道攻魏疏元嘉中玄謨領汝陰太守時魏攻陷滑臺執朱修之以歸玄謨

上疏

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為兩道直趣淆澠征士無遠徭之思吏卒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既遠獨克實難

論彭城表太平御覽引宋書

彭城南届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帶衛周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于濟岱六州之民三十萬户實由此境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歷豫州刺史有清約稱

還換諸郡守表恬元嘉中為兾州刺史加濟南太守時又還換諸郡守恬上表詔從之

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

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無今授豈其愚迷所能

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

戍扞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皃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

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並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

吕綽誠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説急有同

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狎改以帶臣

有乖永事遠牽太原於民為苦而皃口之計復成交互

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埸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

分公私允緝

文帝詔有司

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

趙伯符字潤遠下邳僮人武穆皇后弟領軍倫之子歷護軍將軍丹陽尹

以息倩犯罪乞解侍中護軍表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以與始興王濬私通搏擊主離婚又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懼病卒　藝文類聚

臣職惭羊縕慮闕日磾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

心情喪惡無宜復管司帿屑作統連率

沈邵字道輝林子長子嗣爵歴南中郎參軍安成相

追板王孚孝廉教邵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歴任未幾而孚卒贈以孝廉板教曰

前文學主簿王孚行潔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緬想延陵以遂本懷

沈亮字道明林子第二子出後田子歴隨王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

救饑議亮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淹穀貴民飢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

議即便施行

東土災荒民凋穀踴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貸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即以貸給使强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脣之利而非飡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

發冢罪近村民議 世祖初為武陵王出鎮歷陽亮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

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刼不赴救同坐亮議

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刼掠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為無人之鄉丘壟非恒途所踐至于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刼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

防民之禁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

啓太祖亮轉西曹主簿啓太祖陳府事

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皃弱之軀肌膚未寔而使伏勤昏稚鶩苦傾晚於理既薄為益寔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為限役少以十五為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

詔答

前已令卿兄改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邪今更勑西府也

陳太祖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

經始城守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于息日拘備闕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内

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寛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隷既苦易以恱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豈臣踈小所當豫議但臣泳恩㞞厚服義累世茍是所懷忘其常體

詔報

啓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猶復如此甚為無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優劇也

篋世祖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爲雍州刺史以亮爲南陽太守郡界有古時石碣蕪廢歲久亮纎世祖修治之

施生興業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啟邦康俗禮節用成頌北洛侵蕪南宛彫毁獫狁肆凶犬戎克彊遠肅烽驛近虞郊閈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修窘力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宂及今禮化孚内威禁清外斯實去盜修畎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殊

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堨區野腴潤實為神臯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宮起沃成産偉連撫民開興增業恵貽二邦庸列兩漢雖劾政圖功不見所絶聯事惟忝憂同職同後缺並宋書

徐耕晉陵延陵人自令史除平原令

詣縣陳辭

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縣為言上當時以比漢卜式

今年亢旱禾稼不登甿黎饑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

幸存拯但饉饑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璪敢憂自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比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晋陵境特為偏枯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盖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寔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

重令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顧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無任懇款宋書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歷光禄大夫散騎常侍特進

陳吏民亡叛制非宜奏玄保為黄門侍郎善奕棊太祖與賭郡戲勝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五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奏由是得停

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于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為此者也今立殊制于事為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

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黄霸以寛和為用不以嚴刻為先愚以為單身逃役便為盡户令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殫重負各為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縈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虚假所妨寔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耶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

羊希字泰聞太山羊城人歷廣州刺史為晉康太守劉思道所殺

與安北諮議叅軍孫詵書

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為劉秀之安北録事叅軍希與詵書

足下同僚似有陸録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髙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宋書

劾謝沈奏宋起居注泰始二年希為御史中丞奏　沈一作沉

山陰令謝沈親憂未除嘗著青絳納兩襠請免沈前所

居官

東平冲王服制議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有司奏故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冲王服制有未成准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澄重議更上右丞羊希參議詔可

陸澄議

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黼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班爵首

而可服以殤禮

重議

竊謂贈之為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為王乎然有有在生而封或既沒而爵俱受帝命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群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辯敢求詳衷如所稱

羊希參議

尋澄議既無晝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歷吏部尚書太子右衛率

薦劉真道劉道錫表元嘉十三年東土旱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上表上嘉之各賜穀十斛以真道為步兵校尉

宰邑剸政必以簡恵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奐見紀於前升卿流稱于後竊見錢唐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旣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

嘉禾頌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嘉禾生華林園及景陽山中領軍吉陽縣侯沈演之奏頌

煥炳禎圖昭晰瑞典運傾方閟時亨始顯紼狀既章鳥文斯辯於皇聖辟承物紀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行（其一）理妙位崇事神業感淵渥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調樂移性玉衡從體瑶光得正臣星垂采景雲立慶（其二）極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況弗彰鵷出丹穴鸑起西湘白鹿踰海素鳥越江結響穹陰儀形鍾陽（其三）治人奉天迺勤迺格黛未俶載高廩已積嘉禾重穋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穟合豪縈區蔭斥（其四）盈箱徵斂

貫桑表周令我大宋靈貺綢繆帝終撝謙繹思勿休躬薦宗廟温恭率由降福以誠孝享慶羞其五頌趾推功登徽叡詒恩覃隱顯賞延荒徼河溓海夷山華岳燿憬琛負賮兼譯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其六茂對盛時綏萬屢豐厭厭歸素秩秩大同上藏諸用下知所從仰式王度俯歌南風鴻名稱首永保無窮其七

上白鳩頌表 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鳩見演之又為頌表上

臣聞貞裕之美介于盛王休瑞之臻罔違哲后故鳴鳳

表垂衣之化翔鶴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纉世教淸鳥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洽末徼天嘉明懿民樂薰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圖祗緯盈觀閟序白質黑章充牣靈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因心之祥未屬以素鳩自遠毪翰歸飛資性閑淑羽貌鮮麗既聞之先說又親覩嘉祥不勝藻抃上頌一首辭不稽典分乏釆章愧不足式昭皇慶崇讃盛美蓋率輿誦僃之篇末其頌曰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性緫五教名編素丘䆊

歴方昌婉翹來遊漢録克韡爰降爰休其一於顯盛宋叡慶遐傳聖皇在上道照鴻軒稱施既平孝思永言人和于地神像于天其二禮樂孔秩靈物咸昭白雀集苞丹鳳棲郊文騶儷跡嘉穎抽苗灼灼縞羽從化馴朝其三豈伊赴林必周之栩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處育景陽嶽濯姿帝宇其四刑歷須興理感迭通雉兆越裳鷺起西雝烝然戾止實兼斯容壹茲民聽穆是王風其五

扶令育

訟彭城王義康表義康坐劉湛等出鎮豫章前龍驤將軍巴東扶令育詣闕

上表收付建康獄賜死

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為道人臣不忌䥫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袁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草芥

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大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搜殊逸于巖穴拾奇英于仄陋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天網沉鱗于溟海況于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服恩絶于内形隔于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

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于京甸强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算流遠灑滌慶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猷均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名之以輔宰又寄之以和味既

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忭莫不言陛下授之為得義康受之為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陛下

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釁廬陵王旣申

冤䰟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于宋京豈徒皇代當今

之計蓋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諂諛難辯是非易黷福

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為己計莫不結舌杜

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

懇必訴丹誠者寔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

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況書言記

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

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内難每服斯言以為警戒矧今覩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黙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内還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寔為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逮名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穆息宇内之譏絶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

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

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于國為非請即伏誅以謝陛

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

范曄字蔚宗車騎將軍泰少子出繼從伯弘之博涉經史善為文章歴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言彭城王義康奏義康為大將軍被黜鎮豫章曄時為太子詹事魯國孔熙

先為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素善天文云太

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

天子義康當之因引曄外甥謝綜與曄等共

相署置謀立義康曄欲探時旨乃言義康于

上不納逆謀既定熙先使弟休先為檄文又

以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因結事湛之告以

密計曄乃詐謀以上祖道衡陽南平王日為亂而差互不得發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湛之表上其事悉伏誅元嘉二十二年九月也

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訞詛幸灾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釁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

詐彭城王義康與丹陽尹徐湛之書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己有過不聞與物無恒

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于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為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有何徵而刑

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若
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
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為釁起羣賢濫延國家
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
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耶除君側之惡非唯
一代況此等狂亂辠孰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
耶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
功均翊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

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辠北闕就戮有司茍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宋書

獄中與諸甥姪書

曄初為尚書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及既被収于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沈約云曄自序並寔故存之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辠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

知吾少嬾學問晩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于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于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

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于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禀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

為恨亦由無意于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

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内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竒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絶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虚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

處而𠮷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宋書志一皆託儼捜撰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

洪邁隨筆云宋書謝儼傳范曄所撰十

丹陽史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鈌曄獄中與諸甥姪書曰既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

和香方序曄撰和香方其序所言悉以比類名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

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于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于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雙鶴詩序

客有寄余雙鶴者其一揚翰皎潔響逸九臯其一翅折

志衰自視鈌然余因歎玩之遂為之詩

孔休先熙先弟在先故置此檄

詐為徐湛之檄征鎮文

揚州刺史徐湛之告四方王公守宰夫休否相乘天道無常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勳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明睿武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垂心庶務是以邦内安逸四海同風而頃年以來奸豎亂政刑罰乖

淫陰陽違舛致使釁起蕭墻危禍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兇醜肆兵犯蹕禍流儲貳崇樹非所傾墜皇基罪百浞豷過于玄莽開闢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叩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報湛之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抉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普天無統羣蒙靡係彭城王體

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地勛溢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潛鳳棲于兹六稔蒼生飢德億兆渴化豈惟東征有鴟鴞之歌陝西有勿剪之歎而已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讖記表帝王之符上愜天心下合人望正位辰極非王而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進並命羣師鎮戍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之奉賜手敕逆誡禍亂預覩斯萌今宣示朝賢共拯危溺若無斷謀事失於後機遂

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梗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勵厓頓死而後已

孔熙先魯郡魯人默之子默之為廣州刺史坐贓彭城王保免熙先密懷報因成逆謀

獄中上文帝書所陳並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

囚小人狷狂識無遠概徒循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為奸謀干犯國憲鳖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録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

盜馬絶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勛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忼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崕之木事絶升躋覆盎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誡方來若使寬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

存之中書若因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

責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司徒羡之兄孫歷尚書僕射元凶劭弑逆併見殺

上言范曄謀逆表

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

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
祖騰曄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
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為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
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讖緯天文並有徵驗曄
尋自來復具陳此并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為難即以啓
聞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狀于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
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
闇于交士聞此逆謀臨啓震惶荒情無措

文帝詔報

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曄素無行檢少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

自理表范曄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款辭所連詣廷尉歸罪上慰遣之湛之復上表優詔不許

賊臣范曄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宣分往還與大

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鞫對伏尋仲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既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纒陳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例曄等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臣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為定潛通奸意報示天文末云熙先縣指必同以誑於曄或以智勇見稱或以愚懦為目既

美其信懷可覆復駃其動止必啓凡諸詭妄還自違伐
多舉事端不究源統齎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人又
已死沒首尾乖互自為矛楯即臣誘引之辭以為始謀
之證銜臣糾告並見怨咎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自探
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晨夕覲
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言旨
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加諫譬深加距塞以為怨憤
所至不足為慮便以關啓懼成虛妄思量反復實經愚

心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彰于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絶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畧而不答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啓至于法靜所傳及熈先等謀知實不早見關之日便即以聞雖晨光幽燭曲昭窮款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寇乾

施舍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棄永謝人理況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闇於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群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衆議沸騰專信讐隙之辭不復稍相申體臣雖駑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黠難嬰伏劍為易而覥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悋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冀幽誠丹款倘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九泉無恨顯居官次

垢穢朝班厚顔何地可以自處乞蒙隳放伏待鈇鑕

翠龜表初學記

句容縣人獲龜一頭體被翠毫騰路飛集

孟靈休祀之子韶臨汝公官秘書監

與何勗書

邕穆之之孫嗣封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

與勗書南昌國史二百許人遞互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宋書

何勗無忌子襲封安成公官侍中

與江夏王義恭牋

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出行于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

承復須古物今奉秦李斯狗枷漢相如犢鼻謝綽宋拾遺錄

何長瑜東海人謝靈運既東與長瑜及族弟惠連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等以文章賞會謂之四友

寄宗人何勗書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勗以韻語敘義慶州府僚佐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曽城令及廬陵王紹鎮尋陽以為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宋書

展為賊質長史及質反應從誅何尚之上言得免

孔覬 字思遠會稽山陰人歷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從東師起兵敗見殺

辭衡陽王義季牋

覬少有風力好讀書歷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嶺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義季不能奪遂得免

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覬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游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儛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況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

上覬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籍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令局授以閑曹則凫鶴從方所憂去矣

又

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覬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輝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

敢自求從容保其澹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並宋書

劉興祖

伐河北議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將張永王玄謨等伐魏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上意止存河南不伐納玄謨攻碻磝不剋退還

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攝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愚謂宜長

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已何孰資因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黄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三千人今更發三千兵假别駕崔勛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盖柳津直衝中山申垣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駱驛俱進較略二軍可七千許人既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寔兼舉愚計謬允宜並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

冀州刺史何井陘并州刺史屯鴈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之日請大統版假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勖之等慷慨之誠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

劉宋之

北征上計元嘉起居注

以今月十二日入泗口緣道挹沙開溝以夜繼日日才

行十餘里或七八里

劉楨御史中丞

糾廣州刺史韋郎奏元嘉起居注

風聞前廣州刺史韋郎蒞任虖法㬥濁寔彰於州於廣州所造鏤銀鉿二枚朱牙楯三十五幡朱畫青綾盾三十五幡犀白鎧六領白席三百二十領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又緑沉屏風一牀請以見事追免郎前所居官

袁瑨

論荀萬秋啓元嘉起居注

領曹郎中荀萬秋毎設事縁私遊肆其所之豈可復參列士林編名天閣請免萬秋所居官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歷太子左衛率元凶謀弑不從被殺

謝中丞章太平御覽

竊惟此職昭贊實預損益必須兼(缺)威正刺骨窮文使權家勛族不敢藉强而侮物戚門右姓不得稱雄以掩衆普傳咸(缺)治臣僚戢懼孫寶移疾卿尹皆怠

禦敵議

淑元嘉末為御史中丞時魏人南侵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絶波之鱗宕流則枯羯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感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于能濟矣乃者變定擕遠阻違授律由將有虧拙故士少鬬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覽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慹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栲潞入患泉伊來擾紛

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廹懸鋒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裡蹪硋後先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痁禍洊興芻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寓矜帶進必傾實河溢扃固退亦隳滅所謂棲烏于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謂拯扼閩城犒史為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

州推歸列邑殲痍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寔憮民願履畝以税既洽農和户兢戰心人含鋭志皆欲嬴粮請奮糬緯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推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謡

言緡命宜選敢悍數千騖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會稽而起晨壓未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鏃獸讋冰解霧散掃洗哨類漂鹵浮山如有決罘漏網逡窠逗穴命淮汝弋船遏其還逕究部勁卒梗其歸塗必翦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返戰轞無旋矣于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聯響若其偽遁竄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貿負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命

憑城借土則當因戚席卷乘機芟剿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雲集蹙亂桑溪之北摇潰瀚海以南絶其心根勿使能植衙索之枯幾何不盡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風之儛輕籜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弔綱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猋舉煙升青盖西廵翠華東幸經啓州野滌一軫筞俾高闕再勒燕然後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輯策闡燿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疎怯意者稔泰

日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綏餽戰之勤閥閱訓
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旣歟若乃邦造
里選擢論深切躬摎晝幽斬帶尋遠設有沉明能照俊
偉自宣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貴知窮首起審邪
正順逆之數達昏明損益之宜能揆合民心愚叡物性
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鑒下弭素言足
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
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禄出得專譽使不禀命降席折

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
竊符之掟夷裔暴狠内外侮棄始附之衆分茷無序蠱
以威利埶必攜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涞繹故典灋
土纓緌翦馬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
動商遄會功終易感刼晋在于善覘全鄭寔寄良諜多
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
拂其嫵嗜汨以連率之貴餌以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
展辭鋒之鋭振辯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必府

禹土崩枝幹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廣應齊圍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誦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内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壘未息蜂敢思凉識少酬闕施但坐幕既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覩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謨終鼂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笇燭郛之敬裁收下策自恥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

與始興王濬書

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

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恵之于是也是有懵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為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

裒益之亟也藉忍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獘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惟執事所以圖之

與何尚之書

尚之為尚書令領太子詹事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淑為太子左衛率與尚之書諂書敦勸尚之復攝職

昨遣脩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

斯貴俾踈班邴魏通美于前策龔貢山衛淪慚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缺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嘗滯果滋冲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徽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瀨之操淑此行求决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宋書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云南瀨

弔古文

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悉於園邑彥真因文以悲出

伯喈衒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徳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恵思之貧無苦識之淺士以代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為鏡鑒以未來為鍼艾書余言于子紳亦何勞乎著蔡

雞九錫文下並袁淑俳諧集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已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咨爾浚鷄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

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為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爾為會稽公以前浚雞山子為湯沐邑君其祇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賀表

浚山侍郎丁鴻舍人皃亭男梁鴻郎中蘇鵲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勛加鵷鶩故天王鳳皇特錫位封令鳳鵲等在柏外顧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栖下以聞

廬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勛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頭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寔須精麫負荷迴

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勛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驟加爾使衡勒大鳴鴻臚班脚大將軍宫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

大蘭王九錫文

大夾十年九月乙夾朔十三日丁夾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册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禀太陰之沈精標羣形於玄

質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于世此君之美也句蹢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于人口経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為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歕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陳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常山王九錫文

及至圖身失所羈束入門馴纓服制惟意所牽登楹而遨抱梁而眠拾摭遺餘恣口所便

遊新亭曲水詩序太平御覽

離榭脩幕陵墬彌阜鑣容旆綵裛野麗雲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有隱操累加徵辟不應元嘉二十年終于江陵

師子擊象圖序初學記

梁伯玉説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哮撇撇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

蹌地足絕而四巨象俄焉而至以鼻卷泥自厚塗數尺數數噴鼻隅立俄有師子三頭崩石析木直搏四象以殪盤石血若溢泉巨樹草偃俄御覽作㧋盤作崩若溢作溢若

甘頌

煌煌嘉寶磊如景星南金其色隋珠其形御覽作厥形

畫山水序 炳善書畫好山水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凡所遊歷皆圖于壁坐卧向之嘗自為畫山水序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于山水質有而趣靈

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荊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于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

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于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崑閬之形可圍于方寸之內竪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横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于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

于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映于絶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宗炳別傳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載之

雷次宗

字仲倫豫章南昌人隱居廬山元嘉末徵詣京邑為築招隱館于鍾山西巖下使為皇太子諸王講經卒于鍾山

與子姪書

次宗少入廬山事釋慧遠篤志好學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志

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
于所禀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為性
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
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弘
道外慕等夷内懷悱發于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
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
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遊
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

倘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龍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絶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寔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惽衰不及頓尚可厲志于所期縱心于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于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于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已往家

事大小一勿見閼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宋書

宋文紀卷十三